

歇斯底里

潦寒 著

长江文
长江出

斯底里 因斯

潦寒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歇斯底里/潦寒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06

ISBN 978-7-5354-5657-1

I. 歇… II. 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5676号

策 划  湖北天一国际文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C座6楼

公司网址 <http://www.cjcb-ty.com>

E-mail hb_tianyi@yahoo.com.cn

出 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书 名 歇斯底里

编 者 潦 寒

责任编辑 张 韵

发行电话 027-87579087 87679362 传真:027-87679980 87679300

印 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54-5657-1

定 价 28.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263)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我的尊严在思想里面,我的思想在故事里面。

自序：写作是一种自我拯救

“我认为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是以具体现实为基础的。小说家只有从自己的个人经历出发，才能创作出故事来。”对于秘鲁作家略萨，中国人了解得很少。等我读到这句话时，略萨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无论是《劳军女郎》、《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还是《红房子》，略萨都以新闻素材来从事艺术加工与文学创作，使得作品既有可读性，又充满荒诞的批判力量。略萨曾经竞选过秘鲁总统，这种个人经历决定了其作品必然会直面现实地关注社会群体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大胆直接地进行观念传播与文化干预。事实证明，无论是他的文学主张或是问世的作品，略萨确实是用个人的理念与独特的风格进行创作的，他以自己的行为方式与作品气质大大区别于另一位文学大师——马尔克斯，形成拉丁美洲文学上空的双子星座。

《歇斯底里》的创作动机源于一个调动工作的念头。三十岁前，我向往一家研究机构的体面、自主与散漫，便通过种种渠道和领导沟通想调去那里，最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不知是出于媒体人的本能还是创作的需要，我细心地观察了这个单位，乃至整个文化圈，揣摩形形色色的“文化人”与所谓的“知识分子”。当我把小说大纲罗列出来之后，震惊地发现，中国文化中的无耻力量在现实生活中是如此的强大——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是如此龌龊，为了职称，为了升迁，为了利益，那奴颜婢膝的媚态，那撒娇做小的言行，那颠倒是非的本领，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其中既有现实的利益诱惑，又有制度性的压迫，更多的则是文化基因中的人格扭曲。他们以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追求着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将手中的资源无限放大后进行赤裸裸的交易时还温情脉脉，大言不惭地充当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抱团式的对下一轮的竞争者报复性地增加“排他性”的“动作难度”，以便取得屈辱后的心理补偿、情绪平衡与阶层共识，并且打着公平竞争的幌

子进行资源掠夺与规则约束,以便放大“自我”意识,达到“以富促贵”的个人目的……中国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传统士大夫精神在现实生活中被视作笑柄、弃之敝履。言与行的严重分歧,理论与现实的自然脱节,让整个社会氛围产生了很多不可理喻的荒诞。“潜规则”堂而皇之地大肆盛行并以一种错位的方式和“病态的旋律”发出快意的呻吟……

如果相当一部分既得利益者靠的不是才干与努力获得名利和地位,那么小到一个单位大到整个社会,大多数人对生活的感觉不是振奋,而是挣扎。同时,犬儒主义的盛行又使当下的社会舆论监督处于最无力的状态。无论是鲁迅文学奖“羊羔体”的胜出,还是被球迷咒骂了许多年的足坛“黑哨”,最后以几个裁判锒铛入狱让“谣言”成真,都残酷地说明了舆论无力与群众孱弱,尽管人们都感觉互联网时代,手机短信与微博影响惊人地介入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吊诡与反差造成每一个人虽然是社会进步的受益者,却感受到自己是竞争的受害者,这种心理像病毒一样传播,使得群体浮躁与个体过激反应层出不穷……反映了人们信仰缺失后的灵魂迷失,“久在鲍肆不闻其臭”,环境认同的人格矮化与精神贵族的消化不良。写作拼图的结果再现了六十年前中国“汉奸逻辑”盛行的文化成因,生存哲学的先天不足与正义迟到的群体性格难题。

这个世界的最大麻烦是,有一部分人永远不想让另一部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因此,谎言成了生活中司空见惯与不可或缺的东西。文过饰非,曲意奉承,这些帮闲力量在权力面前彻底的奴化与量化后,“精明”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主导力量。这种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弥漫扩散,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最后搅动整个社会风气,形成“时代精神”。此时,说真话的人反而会成为不合时宜的“另类”,被抹上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与荒诞成分。大批文字垃圾玷污洁白的纸张粉饰形势,潜规则的受益者一边义正词严地作着报告,一边指责质疑者别有用心,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层出不穷,那个揭穿皇帝新装的童音却成了空谷绝响……

《歇斯底里》的故事起点是郑州的一个新闻,一个房管局的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反问记者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个新闻曾在街头巷尾流传了很久,我便以此为引子,引出一个文化单位的情感纠纷与人事斗争。故事的重心在于继任者在绯闻事件后欲盖弥彰的感情悲剧与社会情绪,由此延伸到知识分子的群体价值观。写作前的故事梗概是,正直的精神生态研究院院长吴清江因

为口误被免职后,继任者朱伟章和患过抑郁症、护士出身的方小艾产生的婚外情,被单位的人以此为要挟满足个人的私欲。之后,单位的人又和朱伟章一同诬蔑方小艾是神经病。小说的结尾是方小艾疯了。小说写到一半时,我想起了郑州市发生的“开胸验肺”的新闻,仔细研究网上的资料后,我把这个故事插进去,只是为了反映底层社会的人面对庞大的制度机器时绝望的抗争与悲壮的牺牲精神。但是,写着写着,我觉得“开胸验肺”这个新闻事件更能反映小说主题“歇斯底里”,于是就由最初构思的一个章节延伸到整个小说的后半部分。

顺着故事的发展,小说写到四分之三时,我发现如果再按着大纲把方小艾写“疯”,这部小说不但会落入俗套,小说人物命运的发展也会显得生硬。尤其是我再将个人的喜好与意志揉进去,断然会和“这个世界”极不相称,产生写作技术上的“补丁感”。到此为止,我发现小说写到一定的程度,就形成了一个独立世界,会戏剧般地产生康德式的“思想天空”与“道德规则”。“这个世界”中的人物命运、生存逻辑与竞争法则已经随着故事本身逐渐长大,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左右着“这个虚构的世界”,时常还会用一种无限可能的假象让作家心力交瘁,疲于奔命。伟大作品的第一要素是自然,像植物生长一样的自然。作家需要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写出人物的成长轨迹与行事逻辑,以一种悲悯的心态说出“这个世界”的无奈与倾轧。因此,如果一个作家能把故事讲到无奈的境界,便是一种宏大与深刻,自然也就不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

社会阶层固化的后果是潜规则的盛行。潜规则的最大危害,不是政策失效与竞争无序,而是所有游戏参与者的尊严受损并产生群体情绪的对立,及其导致的全社会动作成本的提高。所以,一个有功力的作家不是“上帝”般地操纵小说中的人物命运,而是悲悯地呈现出他们的无奈,写出这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与群体的思维模式,用一种庖丁解牛的细腻让文字变成一种排列组合的艺术。作家的创作信念则会深深地藏在字里行间,仅以一种贯穿整个小说的底蕴弥漫于读者的眼中齿间,这就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与人文关怀形成强大的思想语境与阅读氛围,这也是作家与现实对抗时的隐形力量。

极端事件的发生与巨大悲剧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权威体察到人的尊严。这不仅是我个人三十多年的个体感悟,创作这本书的初衷,也是一个作家的责任。我相信,一个真正的作家是这样的,也只能是这样的。

目录

自序：写作是一种自我拯救 / 001

第一章 情绪像瘟疫 / 001

第二章 斗争有哲学 / 043

第三章 抑郁不是病 / 109

第四章 内伤为硬伤 / 129

第五章 真理不叫理 / 165

第六章 曲终人不散 / 213

Contents

第一章 情绪像瘟疫

如果小人都要被所谓的正人君子吊死的话,这个世界一定是头朝下的。

——罗伯斯庇尔

1

“祸从口出。”为官多年的吴清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网络上已经把他说的那句话炒得一塌糊涂。

商都越剧团团长尹文明要评一级编剧,吴清江听到这个消息后吓了一跳。同是文化厅二级机构的一把手与正处级干部,他太了解尹文明这个人了,一个从小在县剧团跑龙套的割草孩子上两年戏校留在了省剧团后,竟然一天天地混成了团长。虽然吴清江是工农兵大学毕业,可他从骨子里就是看不起尹文明。

编剧职称属于艺术序列,在文化系统内部评选。每一次编剧高评委的主任是厅长兼任,第一副主任则是主抓业务的副厅长。这一次副主任是吴清江,多多少少有点让人感到意外。初评的材料送上来之后,吴清江第一个找到尹文明的材料——全国优秀剧团团长,享受国务院津贴的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南江省戏剧改革带头人、国家二级编剧。“人已经飘到这个份上了,还嫌赚得不够!”吴清江看罢尹文明的材料,“啪”地丢在了一边。

熊白水也不止一次找吴清江要求参加正高职称的评选,吴清江都婉言拒绝了。吴清江是工农兵大学生,熊白水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两人是校友,所以什么话都说。“上几次你拦住不让我参评,说我的成果与一级编剧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次,尹文明都参评了,我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熊白水说着,抽

着吴清江递过的烟。“问题不大，上几次是因为有齐正觉、佟文祥这些专门写主旋律题材的‘获奖专业户’，你肯定没有戏。”“是，多高的水平也抵不上那些溜须舔腚、顺口接屁的专家们的公关能力。”熊白水一脸轻蔑。“老熊，如果你的专业水准有你挖苦人的一半功夫，估计你早就是国内知名剧作家了。”吴清江自从熊白水拿着他自费出版《商都剧种的演变与发展》的二万五千元发票到单位报销后，嘴下再也没有留过情。“我们那一届大学生……”熊白水与吴清江斗嘴多了，也知道如何对付了。“你是凭真本事考上大学的，我是工农兵大学生。我很知趣，所以这么多年我连副高都不参评。”“我要是厅长了，初级职称我也不在乎。”老熊说完，讪讪地笑着走了。

吴清江看不起尹文明，不是因为他让县市级的剧作家住到商都市宾馆，好酒好肉招待着让他们写出剧本后，再花钱买个署名权，而是尹文明强大的市场意识。越剧团文化产业改革后，要自负盈亏。作为党的宣传工具的剧团突然觉得天塌了，团里的人慌作一团。“赤脚的什么时候都不怕穿鞋的。”尹文明此时自告奋勇地要当团长，带领大家“走出去、奔小康、树精品”。被提拔为业务副团长的尹文明带着剧团“走西口”，到山西煤矿唱戏不到半年就被擢升为正团了，两年后，成为省优秀团长、文化界知名人士了。五年后，好几个煤矿主投资在商都市开办了“戏剧茶座”，被捧的几个女演员都开上“丰田越野”车时，尹文明已经是全国优秀剧团团长了。外界传尹文明是“艺术皮条”，专业负责女演员与煤矿主的“拉掮”业务。编段子的说尹文明是“大陆的肥肥”，因为香港的“肥肥”以在大富翁与女演员间拉皮条闻名演艺界。吴清江开始不信，直到越剧团要排演一个戏参加国家的戏剧大赛，一个山西的煤老板拎来一百五十万元，指名要团子里新来没两年的胡小芳任主角，才连连摇头。尤其不能让吴清江容忍的是尹文明以“全国优秀剧团团长”的身份作报告时的胡说八道：“我接任团长时，团里是一个烂摊子。全团一百三十多号人已经是三个月没有领工资了，账面上只有三百三十二块一毛七分钱……”“明明是当副团长主持工作时就把团里准备盖新排练厅的黄金地块卖给了地产商，还一个劲地给自己脸上贴金。”这是吴清江一次酒后吐的真话，没想到后来这话还是传到了尹文明的耳朵里。

林正龙是文化厅引进来的文化产业学方面的博士。无论是从学历、政策还是个人实力方面，林正龙的正高一点悬念都没有。熊白水的副高也已经评上快

十年了,专著虽然是自费出版的,这年月有几个人评职称的专著不是自费出版的。否则,出版社也不会打着与作者合作出书的名誉,一万六一个书号卖那么欢了。况且,熊白水在《中国戏剧研究》、《南江省社科研究》发的几篇论文还真不是花钱买的版面。剩下尹文明,这家伙现在写个简历还错字连篇呢,剧本居然能获大奖,简直是天方夜谭。看着尹文明这些明目张胆的造假材料和《商都日报》上整版的先进事迹介绍,吴清江甚是不屑。虽然这时,他已经发现自己为什么在这次高评委中能任副主任了。程序合法是当下官场的第一规则,在官场滚打摸爬数十年的吴清江心里异常清楚,在第一轮资料审查时就把尹文明给“扒死”掉。否则,只要提交到高评委会上,按照尹文明的活动能力也真是走一走过场。作为高评委副主任的吴清江知道自己的权力有多大,才在资料审查时悄悄地把尹文明的名字划掉了。

文化厅里的高评委不像社科、医学、教育等部门人才济济。评委会名单是在高评会的前一天才确定下来,想事前送礼都找不着人。文化厅系统有“几根葱”,二比一的押宝绝对没有问题。正式评选那天,主持会议的吴清江看着这几个老人,“哈哈”笑了起来。各地市文化局递上来评正高的材料也都一一展示出来了。“新湘的老高参评三年了,老同志不容易,去年来商都时给我说为了评正高要卖房子,出专著。我就劝他:‘老哥,正高评上了每月多领三百多块钱。领二十年才七万多块钱。房子没有了住大街呀。’”文化厅文艺处的解处长说。“那算什么!河洛文化局戏工室的白丕杰,乳腺癌晚期。市文化局的领导到病床前问她有什么要求,大家都以为她会要求子女的工作安排,没有想到她提出的却是能不能解决她的正高级职称问题。弄得河洛文化局向厅人事处连打好几个报告,最后也没办法解决。白丕杰咽气时,河洛文化局为了安慰她,以市政府的名义给她颁发了‘人民剧作家’的荣誉证书。”文化厅人事处的裘东亮一脸惋惜地说。“这方面想得最开的还是淮阳的褚小文,写的戏在台湾国光剧团排两个了,好像在美国还演出过,这家伙一直是初级职称。”京剧团的副团长高青松插话说。“文人嘛!没面子的死要面子。有面子的反而装得不要脸。所以,你看北京的腕儿,现在一见面都谈钱。”作为非文化厅成员的特邀评委卢炯,一句话把大家说得连声称是。

“林世龙和熊白水的材料大家都看了吧!要不,大家都说个意见。”吴清江看时候差不多了,征求大家的意见。“我看今年就他俩,地市的这些人的成果确实

与正高有距离。”裘东亮看了看，率先表态。“熊白水送给我的专著我真的看了，还是有水平的。”解处长呷了一口茶说。卢炯坐在那儿一声不吭了，就等着举手。

吴清江正要让大家举手表决时，文化厅厅长曹正源匆匆忙忙地过来了，大家赶紧站起来。“大家都坐吧！这个正高级职称评选，按道理我这个高评委主任应当参加的，上午省里有个会。开到一半，秘书小孙说吴院长把尹团长的评选资料忘带来了。”曹正源的说话艺术一下子把吴清江给压趴下了。大家也顺着曹厅长的话谈起了尹文明，直到举手表决，一致通过……

2

熊白水搬着小板凳去文化厅的大门口之前，把自己出版的《商都剧种的演变与发展》与发表有自己文章的《中国戏剧研究》、《商都社科》、《先锋理论》及报纸挂在一根绳上，由南到北的扯起来，正好拦住进出门的车辆。熊白水举个牌子——“为什么我评不上正高”，一本正经地坐在文化厅院大门口中央。看门的保安认识熊白水，精神生态研究院写戏的，怕领导怪罪就出来拦熊白水。熊白水两眼一翻，声嘶力竭地说：“你俩如果敢动我的东西，我就一头撞死在文化厅大门口，让你们这俩小子吃不了兜着走。”耳闻过熊白水的事迹，两个家伙吓得大门外都不站了，憋在值班室里不出来。

八点四十分左右，文化厅里的人陆陆续续来上班了，看见熊白水拦的绳子及熊白水举的牌子，扫了一眼就从绳子下面钻了过去。解处长来时，正好九点。老远就和熊白水打招呼：“熊哥，熊哥。这是咋回事，咋回事？”老熊抬起眼，晃了晃自己手中的牌子。“今年情况特殊，就两个正高指标。您的成就咱们文化系统有目共睹，明年绝对没问题。”“情况特殊，连个简历都写不清楚的尹文明就能评上了。对了，好像你也是高评委成员。你说一说，为什么尹文明能评上，我评不上？”解处长本来是想拉熊白水起来，一看这阵势，知道熊白水的马蜂窝不好捅，装作手机响了，“喂，喂，喂”地走开了。

昨晚，厅长曹正源陪外省文化交流的客人喝得有点高了，早上一睁眼就八点了。在床上磨蹭了好一会儿才起来，还是感觉到有点头晕。“年龄不饶人！”曹正源一过五十五岁，明显地感觉到自己不胜酒力了。洗漱之后，曹正源吃过保姆

熬的莲子绿豆粥后，又回到卧室摸到那个小瓶子，倒出两粒吃下之后，才出来。

一路上，曹厅长还在思考文化厅有几个二级机构的领导班子调整问题，司机猛的一句：“曹叔，出事了！”把曹正源吓得打了一个激灵。“什么事大惊小怪的。”曹正源有点愤懑地问。“有人好像堵了咱们大院的门。”司机小心翼翼地回答。曹正源摇下车窗，离老远就认出来是熊白水，心里“嗖”的一下子。掏出手机给吴清江打电话，手机里面传来：“你拨的用户正在忙。你拨的用户正在忙。”“纯粹添堵！”一片乌云从曹厅长的心头掠过之后，火气渐渐地上来了，立即和办公室联系，让精神生态研究院的人把熊白水弄回去，说罢，让司机调头往回开。

熊白水在文化厅闹事之前，已经找过吴清江N次了。吴清江自从高评委结束那天，再也没有在单位露过面。打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占线状态。折腾了两天，熊白水蹲在吴清江家门口候到凌晨也没见着吴清江的影子，这可把熊白水给惹恼了。熊白水搬着小板凳坐在文化厅大门口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最离谱的一次是，熊白水因为和同事隋学卜争一个档案柜，惹得他全家搬着小板凳到文化厅门口等厅长评理。那时，曹正源还在新闻出版局呢。

这次，熊白水最初的想法不是搬小板凳，而是拎着铺盖睡在文化厅的大厅里，直到职称解决了再回来。不巧的是，老熊的腰间盘突出又犯了，不但怕累，还怕凉，就改成了举牌子。文化厅办公室将电话打到精神生态研究院后，精神生态研究院的办公室主任卫小青放下电话就想哭。她心里清楚，像熊白水这种无理掺三分的人，这一回占理了，不闹个底朝天才怪呢！院长吴清江躲出去了，副院长孙虹见了熊白水就像老鼠见猫一样，哪敢和他照面。因此，自己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吴清江在曹厅长让尹文明通过正高职称的那一刻起，就有了不想干的念头。他觉得这事荒唐得有点离谱。作为一个决策者，不仅要懂得利益平衡，更需坚守人的良知。且不说熊白水好惹不好惹，仅尹文明那种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和扯着虎皮做大旗的肤浅，让他再评上一级编剧简直是有损文化尊严，滑天下之大稽。曹厅长就是竭力以民主表决的方式让尹文明评上了，吴清江有苦说不出来。天下最难的事是自欺欺人。他倒不是觉得熊白水已经麻烦到不能解决的地步，而是自己没有勇气面对自己。

吴清江又去郭亮村了。临走前给卫小青说自己去郭亮村了，如果有人问起，

就说他的身体不适,住院了。自从二十年前吴清江去过一次郭亮村后,他年年都要去一次。郭亮村是河南省辉县西北的一个小山村。郭亮村之所以叫郭亮村,是因为二千年前一个叫郭亮的好汉在王莽时期带头造反,一度在大山深处组建了政权,兵败后逃往山西。人的最高荣誉莫过于永垂不朽。永垂不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此人的名字与山河同在。因此,当地人就把这个村子更名为郭亮村。马克·吐温曾调侃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解放后,有了自行车、汽车等先进的交通工具之后,大山里的劣势一天天的严重了。为了从山里走出来,1972年,郭亮村的村支书申信明带领13个村民硬是用钢钎、铁锤历时五年在海拔1700米的太行山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宽5米、高4米、长1300米的山洞,让日本人都惊叹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让郭亮村名噪一时的是我国著名的导演谢晋,在郭亮村拍了一电影《清凉寺的钟声》,让这个大山深处只有八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闻名遐迩。

吴清江每一次钻进郭亮洞,都有不同的感慨。太行山上,十几个农民夜以继日地干了1800天,用了12吨钢钎,2000吨铁锤凿出这么个山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他们?农民也能奇迹般地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打洞走出来,自己面临的那点困难算个屁。这次,吴清江在郭亮村住了十几天,想通后就回来了。

卫小青坐车赶到文化厅门口时,熊白水正和一个人说着什么,一只手比画着,一只手摇着牌子。卫小青觉得这个时候过去不合适,熊白水是“人来疯”,人越多他嚷得越厉害,就让司机杜亮把车停在路边,等着那个人走了后,再过去。卫小青坐在车上静静地看着车窗外,突然觉得没有意思,一种说不出的悲悯感油然而生。她觉得熊白水真的不容易,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写了好多个剧本与戏曲评论,最初也是雄心壮志的要当著名的剧作家与评论家,可在戏剧没落的时代,剧团工资都发不下来,哪有钱排戏。吴清江来了,熊白水和吴清江是同学,觑着脸自费出书后让单位给报销了。但是吴清江又是那种特别硬气的人,尤其是吴清江在熊白水出版的书中找出几十个错别字后,曾经私下里给他说过多少次,斯文扫地,斯文扫地,弄得熊白水一找吴清江讨论正高职称的事,吴清江就说公家花钱出的书也不能错字连篇呀。熊白水自知理亏,又知道吴清江的性格,就一直别别扭扭的。

自费出书的人多了，吴清江在书中见的错别字也多了，渐渐地习以为常了，再加上熊白水随着年纪的增长，真的沉下心来写一些文章，又碰上齐正觉、佟文祥这两个获过“全国十佳工程奖”的剧作家。让道几年后，这次又碰上了尹文明。在精神生态研究院工作快三十年了，连个正高级职称解决起来怎么就这么难……吴清江则更不容易！卫小青正想着，看见和熊白水说话的那个人掏出什么东西照了几下。“是拍照！”卫小青一惊，急忙下来，走到跟前时，那个人已经走了。

“熊老师，熊老师。累了吧！你看快中午了，我请你吃饭吧！”卫小青强装笑颜地说。“卫主任，你请我吃饭，是想让我撤走吧！”熊白水没好气地说。“不想，这次他们做的确实有点不像话。都是一个单位的，我能不了解你？像你的成就早就该是正高了。欺辱人不是这样一个欺辱法。”卫小青半真半假地说，一下子把熊白水说得激动得脸通红。“小卫，你真是太了解我了。知识分子混一辈子不就是混个脸吗！可是，这些王八蛋金钱、女人、职位……该得的都得了，最后连职称都不放过，真是贪婪得比狼都可怕。”“是，是。好多人的材料都是我盖的章，我能不了解？这个世道！”卫小青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熊白水了解卫小青，她是高干子弟，父亲卫范尚解放战争时担任东北军师长，南下走到南江省落户了，先后担任南江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秘书长。卫小青最初也在部队，父亲逝世不久就和丈夫离异，三十多岁就到精神生态研究院任办公室主任。如果一个女人能冷静到感觉不出自己的性别，也挺可怕的。卫小青在熊白水的印象中就是机械的，符合条件的一定办。不符合条件的，领导交待的办。因此，熊白水在精神生态研究院这么多年，几乎和所有的人都发生过矛盾，但卫小青例外。

“走吧！熊老师，今中午我请你吃饭。”看着文化厅的人一个个陆陆续续地出来了，卫小青有点尴尬地说。“小卫，这事不是针对你的，是吴清江让你来的吧！”熊白水已经被卫小青刚才的话软化得差不多了，仍有点强弩之末的不依不饶。“不是，吴院长住院了，是厅办公室打电话通知我的。”“吴清江住院了？”熊白水诧异地问。“是，他的身体一直都不好，被这事一激就住院了，并且，不让我给任何人说。”其实，卫小青知道吴清江去郭亮村了，临走时还交待，谁问起他就说住院了。为了达到感化熊白水的效果，卫小青睁着眼睛编瞎话。“唉！”熊白水叹了一口气，把卫小青的话当真了。熊白水从内心里觉得吴清江还是一个正直的人，觉得有点对不起吴清江，可嘴上仍不想示弱。“这家伙，是不是愧疚得住院

了。”话一出口，又觉得自己有点不近人情了，补上一句：“我知道，这次他肯定是真心想让我评上的，很可能是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你和吴院长是同学，还不了解他。不一定是一个英明的领导，但绝对是一个正直的领导。”这时，卫小青抓住熊白水的软肋，趁机补上一句。“唉！”熊白水又叹了一口气。“熊老师，咱们吃饭去吧！我请你去澳门豆捞。”“我请你，大老远让你为这事跑来一趟。”熊白水应声。“干脆，咱们吃了开个发票，报销了，反正都是公家的钱，谁让他们先对不起咱的。”卫小青装作说笑话。“我请你，君子不吃嗟来之食！”熊白水抢白说。

看时机已到，卫小青帮助熊白水收拾绳上挂的杂志与报纸。熊白水对这样的收场有点不满意，这与想象中的场面出入很大。但是，话赶到这儿了，自己有点下不来台，傻站在那儿，迟迟疑疑的。卫小青看出熊白水内心的矛盾，讨巧地说：“熊老师，这东西放在这儿不安全。咱们先去吃饭，吃过饭再来。”熊白水也知道自己只能这样收场了，但嘴上仍不甘示弱：“下午不来了，但是如果厅里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我下次就到省政府门口，看他们知道赖不？”“对，下次咱们就去省政府门口。”卫小青帮助熊白水收拾完东西，真的领着熊白水到澳门豆捞吃鲍鱼去了。

3

冷处理是我们的干部解决群体矛盾的宝贵经验。吴清江回到单位后，听说熊白水的外孙又住院了。卫小青见到吴院长平安无事地回来了，真拿着请熊白水吃饭的发票来找吴清江报销。“老熊现在情绪稳定下来了吧！”“稳定下来了，当他听说你为这事生气住院之后，就不执拗了。”卫小青惨然地说。吴清江听后心里一阵子的落寞，像打开五味瓶一样，迟疑了好几分钟才说：“听说老熊的小外孙又住院了，你代表单位到医院去看一看。”“噢！”卫小青明白吴清江的心思，忙递过去手中的发票：“这是那天到文化厅门口拉熊老师，请他在澳门豆捞吃一顿的发票！”“应该，应该。”吴清江瞅也没有瞅，拿着笔去签字。电话响了。吴清江右手捏着笔，去拎电话，放到耳边电话掉了。卫小青就在眼前，吴清江觉得有点不自然，在发票上匆忙地签了字递给卫小青后，才去捡电话。

电话再一次响起时，吴清江才仔细端详来电号话，觉得有点熟，顺手接了。

“喂！”电话另一端传来一声很冲的声音。“喂，你是哪里！”吴清江虽没有搞清楚来头，但还是从容地应对。“我是商都电视台《百姓大参考》。”“有什么事吗？”吴清江蹙了一下眉头。“有人向栏目组反映，这一次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选有人舞弊和暗箱操作。”电话那端的声音咄咄逼人。“腾”一下子，吴清江的火就上来了，添乱。“你怎么知道有人舞弊与暗箱操作？”“有人反映。”“谁反映。”“这个不能告诉你。”“那我就无可奉告。”吴清江说完，“啪”的把电话挂了。对方再次打来，吴清江没有接，甩门出去了。

进洗手间，吴清江碰见院里书记茅立文。“最近没有什么事吧！”吴清江没话找话说。“没啥大事！厅里请北京的专家在山河宾馆集体培训互联网时代的宣传工作。咱们单位让谁去，谁不愿意去。这不，我在那儿守几天了。”“宣传工作在互联网时代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果是往日，吴清江不是那种多话的人，但这会儿就想和茅立文多聊两句。“唉！有什么大的变化。互联网时代每一个博客就是一家媒体，什么样的意见都能传播。北京的专家给厅里建议设立发言人制度，尤其是牵扯到群众集体矛盾方面的事，要统一口径，加强防范。”吴清江苦笑了一下，提起裤子要走时，茅立文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又觉得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搭班子几年了，吴清江比较了解茅立文，随口说：“立文，有什么事你说吧！”“要不，到你办公室吧！”茅立文等着吴清江出了洗手间，跟着他说。“刚才有个电话不想接，躲了出来，还是去你办公室吧！”吴清江说罢，扭头往茅立文的办公室走。“没什么大事。这几天你不在，余和要出书，找我几趟了。”“好事，出书就出呗！这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请示单位。”吴清江对资料室的余和甚是不感兴趣。余和的父亲余作勋曾任过省宣传部副部长。余和到精神生态研究院之后一直以高干子弟自居，在资料室上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院里有好几个人反映到资料室找不着人，进不了门。为此，吴清江在全院大会上不提名地批评过余和两次。余和仍是一如往常我行我素。“余和说，咱院好几个人出书单位都报销了。她问，她出书单位里提供什么支持？”“她写的是什么内容？”吴清江有点不屑地说。“她还没有让我看呢，据同事讲，好像是她在报纸上剪的女性养生方面的内容。”茅立文若有所思。“那不就得了，和咱院的业务八竿子打不着，单位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如果她再问你，你就一下子给她堵死。除了在院业务会上通过的课题，其他的，院里一概不管。”“噢！”茅立文对吴清江的答复并不感到意外。